

第五十六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三禮部

三
卷
（卷）
二
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五十三卷目錄

三禮部彙考一

周 成王一則 敬王一則

漢 高帝一則 文帝一則 武帝建元二則 元朔一則 天漢一則 哀帝建平一則 平帝元始一則

後漢 光武帝建武一則 明帝永平一則 章帝元和二則 章和一則 和帝永元三則 靈帝熹平一則

魏 明帝景初一則

齊 武帝永明一則 明帝建武一則

梁 武帝天監一則 普通一則 簡文帝大寶一則

陳 文帝天嘉一則

北魏 太祖登國一則

隋 文帝開皇三則 煬帝大業一則

唐 太宗貞觀一則 高宗永徽一則 憲宗貞元一則

後周 太祖廣順一則 世宗顯德二則

宋 太祖建隆一則 太宗淳化一則 哲宗元祐三則 寧宗慶元一則

金 唐帝天德一則

經籍典第二百五十三卷

三禮部彙考一

周

成王六年周公制禮按六年周公攝政之六年也黃王之六年故以成王冠之

按禮記明堂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疏 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

優游三年而不能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

小作則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烈德澤然後營洛



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人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則六年始頒故鄭註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 又正義序云洎乎姬旦負屨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 又疏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 敬王三十一年孔子定禮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追述三代之禮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始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按哀公年三十一

按孔穎達正義序夫子定禮正樂類綱哲理

漢

高帝七年博士叔孫通采古禮

按史記漢書高帝本紀皆不載 按史記叔孫通傳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

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最野外習之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遇今羣臣習諫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竟朝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遇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遇拜叔孫通爲太常

文帝 年以治禮徐生爲禮官大夫 按史記漢書文帝本紀皆不載 按史記儒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武帝建元五年始有禮經師置禮經后蒼博士 按史記武帝本紀不載 按漢書武帝本紀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 按劉歆傳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 按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

百餘萬言大師衆至于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

武帝建元 年河間獻王得三禮獻之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 按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禮記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按隋書經籍志古經出于淹中河間獻王愛古好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禮官勸學爲博士置弟子員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禮壞樂崩朕甚懼焉其令禮官勸學講義洽開舉遺典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才焉

天漢四年孔安國得禮經獻之

按漢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劉歆傳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按後漢書儒林傳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哀帝建平元年劉歆請建立逸禮列於學官帝令與博士講論其義

按漢書哀帝本紀不載 按劉歆傳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

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

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問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有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

唐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豈不哀哉

平帝元始 年立逸禮博士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

孝宣世復立大小戴禮平帝時又立逸禮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後漢

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詔張純據經典以制禘祫之禮

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不載 按張純傳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目訪純自郊廟冠婚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二十六

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

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

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曰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明帝永平元年曹充請制禮作章句辯難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曹褒傳褒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

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當自制禮曰示百世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章帝元和二年曹褒請制定禮樂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不載 按曹褒傳褒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目光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乎末小子託於數終曷以繼典崇弘祖宗仁

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
優劣殊軌况予頑陋亡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每見圖書中心惡焉衷知帝意欲有興作乃上疏曰
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目著功德功成
作樂化定制禮所目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
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
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

元和三年詔以漢遺秦餘禮壞樂崩有知其說者各
盡所能曹褒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不載 按曹褒傳元和二年衷
上疏章下太常太常集堪目為一大典非衷所定
不可許帝知羣寮拘攣難與圖治朝廷禮憲宜時刊
立明年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迺者鸞鳳仍
集龍麟並臻甘露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
官朕夙夜祇畏上無日彰於先功下無日克稱靈物
漢遺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
說者各盡所能衷省詔過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
魯考甫誅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
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
之意拜衷侍中曰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元武司馬
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
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
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
一夔足矣

章和元年詔以叔孫通漢儀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
正使可施行曹褒撰為百五十篇奏上帝納之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不載 按曹褒傳章和元年正

月遇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
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
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過
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
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目為百五十篇寫以
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
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和帝永元元年曹褒作禮章句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不載 按曹褒傳和帝即位衷
適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永元九年張奮上疏請定禮樂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不載 按張奮傳和帝九年上

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
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
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曰修外樂曰
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目為漢當制作禮樂是目
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懲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
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
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宋元十三年張奮復上疏條禮樂異議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不載 按張奮傳十三年更召

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
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曰
時考定昔孝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
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

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讓令大漢之
業不目時成非所目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
後世法帝善之

靈帝熹平四年盧植作三禮解詁上疏願得能書生
二人共詣東觀裁定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不載 按盧植傳植字子幹少
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精研而不守章句
建寧中徵為博士熹平四年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
作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
上疏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
今之禮記特多同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
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
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
句考禮記得失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文科斗近
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典以來通儒達士
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
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
助後來以廣聖意拜盧江太守

魏
明帝景初 年詔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分
受三禮

按三國志魏明帝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景初中
帝以高堂隆蘇林秦靜等老忠無能傳業者乃詔曰
昔先王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
文為急不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閱
子譏原憲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
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二百五十三卷三禮部
第五七六冊 之〇二葉

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晁錯殺梁寡情
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
光祿勳隆散騎常侍翰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
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昔有言士病經術不明
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
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齊

武帝末明三年置新舊學士十人修五禮

按南齊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梁書徐勉傳齊末明
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
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
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
憲薨祖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引經涉
九載猶復未畢

明帝建武四年敕尚書令徐孝嗣等掌修五禮事

按南齊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梁書徐勉傳末明年
置學士修五禮涉九載未畢建武四年明帝敕委尚
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孝嗣遇禍又多零
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
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
昏之代頗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

梁

武帝天監元年詔撰次五禮以尚書左丞何佟之總
參其事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徐勉傳天監元年詔旨
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
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

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
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尙書僕射沈約
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學學士二
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
源以問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
寶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記禮中軍田曹
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連
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裴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
總參其事

普通五年修五禮成六年徐勉表上詔有司案以行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徐勉傳勉博通經史多
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圖議普通六年
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
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
由之在乎周憲章九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
經禮二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
五卽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
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齋不莊喪紀不以禮
則弗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
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
爲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
紊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
矣是以韓宣通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
儀戰國縱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
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

葉紛綸遲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
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
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
異端互起章句既淪組豆斯輒方領矩步之容事減
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
新禮荀顗制之於前輩虞翻之於未旣而中原喪亂
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蓋革之風是則未暇
伏惟陛下膺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
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一學皇枝等於
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於告成
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
焉至若元符靈貺之拜浮溟嶺山之費固亦日書左
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
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溜上淹中之儒連蹤繼
軌負笈懷鈔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
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末明三
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於時參
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
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
薨祖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引經涉九
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引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
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孝嗣於此遇禍又多
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
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
東昏之代頗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
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
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

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修撰取人不以學進掌知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開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資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連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蔡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軾代之後又以軾代嚴植之掌凶禮軾還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盡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庚於陵二人復與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語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煩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

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復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瘡痍自今春典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忝彌思陳述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司案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于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簡文帝大寶 年撰禮大義二十卷

按梁書簡文帝本紀帝博綜儒書討論篇籍所著禮大義二十卷行於世

陳

文帝天嘉元年徵沈德威侍太子講禮傳

按陳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儒林沈德威傳少有操行梁太清未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

北魏

太祖登國 年以禮經博士梁越授諸皇子經

按北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儒林梁越傳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

隋

文帝開皇 年勅禮官修撰三禮圖十二卷

按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宋史韋崇義傳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禮圖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蔡邕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即詎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詎之紕謬

九卷鄭元及後漢 侍中阮詎等撰

開皇二十年勅夏侯朗書三禮圖

按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張彥遠名書記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勅有司撰三禮圖十二卷左武侯執旗侍官夏侯朗書

開皇 年幸國子學博士馬光講禮上嘉勞焉

按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儒林馬光傳授太學博

士高祖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預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

煬帝大業元年以稽微爲禮博士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 按唐書徐贍傳贍字文遠隋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稽微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稽微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

唐

太宗貞觀元年拜王恭爲博士講三禮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儒學孔穎達傳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高宗末徽四年頒孔穎達禮經正義於天下明經依此會試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本紀永徽四年二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

按會要永徽四年三月一日進之頒於天下以爲定式凡一禮共百二十卷

按正義表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上

德宗貞元五年勅特置三禮科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職官志五經博士注舊無五經學科自貞元五年二月勅特置三禮

開元禮科

後周

太祖廣順三年刻二禮板成

按五代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玉海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刻十一經板成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四門博士李鄂書唯公羊並二禮郭暎書

世宗顯德 年詔令張昭議三禮圖令田敏尹拙等校勘三禮釋文并議三禮圖

按五代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宋史張昭傳周顯德中詔令詳定經典釋文并議三禮圖昭援引經據時稱其該博

按玉海周顯德中詔刻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禮記音拙等校勘

顯德五年聶崇義考正三禮圖

按五代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宋史儒林聶崇義傳周顯德五年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

宋

太祖建隆三年聶崇義上三禮圖命竇儼裁定頒行之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聶崇義傳崇義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浸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定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

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繪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儼傳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紀遠圖繪缺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茲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于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誥鄭元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琮琕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卽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元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達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各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各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基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即誥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誥之訛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

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元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五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書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便入周禮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義度肉好之言疆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半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指大圭行稽顙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書崇義去金書

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溉之釜鬯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飯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爲用其來尙矣故入于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書釜不如書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書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太宗淳化五年詔令崔頤正等雘校二禮以備刊刻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按李至傳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二禮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爽崔偁仝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雘校以備刊刻從之

哲宗元祐四年以陳祥道著禮書詔爲博士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按玉海禮書一百五十卷陳祥道撰繪其物而辨論之凡歷代諸儒之說及近代聶氏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於禮學爲詳焉元祐四年翰林學士許將上言祥道著禮書一百卷二月二日詔祥道爲太常博士

元祐五年十一月范祖禹請以陳祥道禮書付太常參用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按玉海元祐五年十一月范祖禹言請以陳祥道禮書付太常與聶崇義圖參用詔付兩制看詳

元祐八年范祖禹請以陳祥道禮圖付太常以備討論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按玉海元祐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侍讀學士范祖禹言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三十二卷精詳博洽之下兩制看詳并所進禮圖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從之祥道又有禮記講義二十四卷禮例詳解十卷

寧宗慶元年以朱熹所考訂三禮輯爲儀禮經傳通解一書付在學官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按朱熹傳慶元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熹歿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

按朱熹乞修三禮劄子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宋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

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繁衙請俸但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資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按朱子劄子雖未及上面千古三禮之學得有所新

東故附載於此

金

廢帝天德三年以國子監所印禮記周禮注疏授諸學校

按金史廢帝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元注賈公彥疏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五十四卷目錄

三禮部彙考二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

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

楊杰補正三禮圖

元吳澄三禮考注偽本

明楊守陳三禮私抄

湛若水二禮經傳測

劉績三禮圖

貢汝成三禮纂注

李瀚二禮集解

袁仁三禮穴法

李經綸三禮類編

鄧元錫三禮編繹

柯尚選三禮全經釋原

陳普禮編

吳嶽禮考

唐伯元禮編

經籍典第二百五十四卷

三禮部彙考二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一卷

按德明自序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鄭子太叔云夫禮

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左傳云禮所以經國家定

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教之設其源遠哉帝王

質文世有損益至於周公代時轉浮周公居攝曲爲

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始僭

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矣孔子反魯乃始刪定值戰國交爭秦氏坑焚惟故

禮經崩壞爲甚漢興有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

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爲禮官大夫

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

鄭六藝論公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

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

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

四篇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出于魯淹中蘇

林云淹中里名

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

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瑕丘

蕭奮以禮至淮揚太守授東海孟卿

孟喜父

卿授同郡后蒼及魯閭丘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

傳十七篇所餘二十九篇付書館名爲逸禮蒼說禮

數萬言號曰后蒼曲臺記

在曲臺校書者記因爲名

孝宣之世蒼爲最明授沛間人通漢

字子方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

及梁戴德

戴聖

字次君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沛慶普

字孝公東平太傅

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

子咸

豫章太守

大戴授琅邪徐良

字旂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

小戴授梁人橋仁

字季卿大鴻臚家世傳業

及楊榮

字子孫琅邪太守

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河南

綴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

興父子

興字少贛河南人後漢太中大夫子衆已見前竝

作周禮解詁

等多往師之賈景伯亦作周禮解詁禮記者本孔子

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

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鄭元云月

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

字子幹涿郡人後漢北中郎將九江太守

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陳卯

字節夏下邳人晉司空長史

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

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范曄後漢書云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

鄭注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鄭元三禮目錄云二鄭信同宗之大儒今贊而辯之

元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故爲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漢初立高堂生禮博士後又立大小戴慶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禮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今慶氏曲臺久亡大戴無傳學者惟鄭注周禮儀禮禮記並列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今三禮以鄭爲主

明釋文大第云周儀二禮並用官所制立大文禮記雖有戴聖所錄然忘名已久又記二禮闕遺相從大於時下三禮大第周爲本儀爲末先後可見從古有樂經謂之六籍誠亡既久今亦闕焉

宋嘉崇義三禮圖集注二十卷

按黃儼序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帝之惡方嚴而人間尙通變上之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劍崇節飛白成俗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思隆大猷崇正舊物儀刑作範旁詔四方常恨近代以來不能慕遠無所釐正溺於因循傳賡世之漸訛爲千載之絕軌去聖遼復名實謬乖朱紫混淆

鄭雅交雜痛心疾首求以正之而名儒向風適如所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髦之歲篤志於禮禮經之內游刃其間每謂春秋不經仲尼恥是關雖既亂師摯懼之今吉凶之容禮樂之器制度舛錯失之甚焉施之於家猶曰不可朝廷之大寧容濫瀆

欲正失於得反邪於正潛訪同志定其禮圖而所學有淺深所見有差異作舍道側三年不成衆口云云何所不至會國朝創制彝器迨於車服乃究其軌量親自規模舉之措之或沿或革從理以變惟適其本時之學者曉然服義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其猶面焉至當歸一之言豈容如是吾誰適從之歟蓋起於斯何以光隆於一時垂裕於千古遂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躬

命績素不差毫釐率文而行恐迷其形範以圖爲正則應若宮商凡舊圖之是者則率由舊章順考古典否者則當理彈射以實裁量通者則惠朔用其互聞呂望存其兩說非其學無以臻其極非其明無以宣其象遵其文釋其器文象推合略無差訛作程立制昭示無窮匪哲匪勤理無攸濟既勤且哲何滯不通有以見臨事盡心當官御物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禮圖至此能事盡焉國之禮事之體既盡美矣物之紀文之理又盡善矣其新圖凡二十卷附於古今通禮之中是書纂述之初詒儼

總領其事故作序焉

楊杰補正三禮圖三十八卷

按杰自序周禮六篇首曰建國國建而其所重者天地之丘壇祖宗之廟貌也三者既安則不可無宮室

庠序之教衣冠車旂之飾寶貨物用之利物物得正和樂生焉有所未和和之以樂有所未正正之以威物正於國則曆象順於天則災咎不形於物格災咎於一時傳簡書於萬世故禮圖之次一曰地利卷二

曰丘壇卷三曰宗廟卷四曰宮室卷五曰庠序卷六曰衣冠卷七曰車旂卷八曰寶貨卷九曰物用卷十曰樂制卷十一曰武制卷十二曰曆象卷十三曰失利災應卷十三卷通圖卷三伏惟聖王覽其所圖鑒其所次法其所大法行其所未行致休祥爲簡書之傳無災各爲號令之應曆象得而順禮得而王樂得而和寶貨物用得其利衣冠車旂得而飾宮室庠序得而嚴丘壇宗廟得而安天下之地得而制然後聖神宗支傳億萬載此愚臣次篇之意也

元吳敦三禮考注僞本六十八卷

按楊士奇跋右錄三禮考注六冊此書本吳文正公激用朱子之意考定爲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爲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叙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爲己作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不同與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叙錄其篇數增損不同叙錄補遺經八篇投壺齊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之外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

片言隻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雷禘於太廟其篇題皆不著叙錄儀禮傳一篇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祭祭法祭義五篇叙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複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終授其意於孫當嘗罷官閒居嘗爲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爲經義爲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淆無別又其卷首亦載叙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爲無疑豈壁所增耶壁素與予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己意改古人之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爲然故知其爲人任意率略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來者

按明羅倫序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夫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爲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去於戰國毀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叙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缺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

其公之志乎頃東里楊文貞公曰吳邑康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彥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爲己作以公扈言叙錄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嘗爲之而未就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淆無別決非當所爲豈壁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叙錄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出戴記叙錄成於早年此書不載年譜先後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贊矣其可徵無疑也凡考注所取經若諸侯尊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傳若冠義等取之小戴記者纂言悉置不錄今此書所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樂記諸篇皆復出先後取舍矛盾特甚凡叙錄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編注精審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彙混淆注釋粗略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以其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內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爲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以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歿授其意於孫當其謂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

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爲後人所亂者如此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本於憲副夏正夫正夫得於編修張廷祥廷祥得於祭酒胡若思若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錄者與長樂謝公仲仁時守建昌時正俾繡梓以傳且屬倫校讎之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臥病深山僻無書籍仲仁乃取通解注疏諸書旁正而訂之善本未得恐不無謬謬也然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尚矣河南按察司何廷秀謂予曰杭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禮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而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學問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幾矣乎

明楊守陳三禮私抄 卷

按守陳自序古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七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爲八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爲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共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與列焉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爲儀禮者分附其間餘仍別爲記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事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覽焉元草廬吳氏以禮記之完

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篇斷簡未始設大而雜亂無章者皆爲之科分櫛剔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審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能合禮徒抱恨于無窮室室哀慕之餘塊然無事日取三禮誦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槩乃做朱子而析經附傳做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自爲記然傳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蒙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于傳注雖擇抄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睜布帛者欲以暖其躬蒙之所以抄此禮者豈徒以檢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窮則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湛若水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

按若水自序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于讀禮之後隱居西樵之烟霞洞因究

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見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章爲之測藏之家塾名曰三禮經傳測以補禮經之殘缺焉劉績三禮圖二卷

按績自序三代制度本于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夫人而流于異端矣績甚病之既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畱心焉則可以一貫矣

貢汝成三禮纂注四十九卷

按汝成周禮注自序周禮者周公所創一代治天下之典也成王幼冲周公相之兼三王監二代綱之以六官紀之以衆職而禮樂制度備散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其制作之良要非聖人莫之能者惟是冬官散失俞氏吳氏考而正之力非不勤也顧博采他經雜參記傳而不知正之本經不免矯枉過正汝成之愚竊有以惜聖制不貽于後世王治終不見於天下也即其所定更考經文以天官之卿考六卿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序次其官於首詳列其職于後博之以諸家之說約之以一得之愚小爲之注以昭古者設官之本意非敢以掩前作將以俟夫後之君子且庶幾成周之治復見於今也嗚呼如有用我執此以

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乎禮記本二禮之傳記中如王制月令諸篇皆國家制度合於周官者今仍附於周官之後

按汝成儀禮注自序儀者威儀也禮者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等禮也張淳以爲漢初未有儀禮之名後學見其中不惟詳次禮經之大目而又一禮始終威儀節文無不具焉有儀有禮是故合而名之也女叔齊謂守其國行其政令爲禮自郊勞至贈賄無違爲儀此禮與儀之分也聖人本天理酌人事制爲禮儀以爲人倫品式俾天下爲是事則有是禮行是禮則有是儀舉貴賤賢不肖莫能有過不及焉此所謂修道之教也夫子曰夫禮必本乎天設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治也先儒遂以此禮爲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典致太平時作自今觀之郁郁乎文誠非周公莫之能也當時以此藏之有司布之邦國太史執之以誨事小史讀之以諭衆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無事則君臣相與講習有事則以爲據依而行此有周盛時上自朝廷下及里巷雍容揖遜相率而約于禮義準繩之中而文度藹然刑措而兵寢治迹獨爲古今冠此其道也但先王時事制曲防禮外無事物外無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之此十七篇者特以士大夫禮而王朝不與且于士詳而大夫諸侯特略是其數果不止此十七篇也嗚呼其亡逸者亦不幸而不得見其幸存而止此者猶足以仰窺先王盛德之一二顧以無用於今世爲辭遂絕不講則人類幾何而不爲禽獸乎是以朱子晚年于此特用心

焉不幸通解未脫棄而毅然尚賴其書人知所尊信而汝成之愚得與有聞焉是故自早歲即知所用力也按漢藝文志云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是經與記別載也而喪服傳又記後人作朱子並混淆于經是固未改削之故至吳幼清氏叙錄既知非之及考注之作乃復因之且其為注簡略特甚予竊病之故此編一仍古經之舊但記中如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諸篇亦經禮也經中未備合補其逸又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諸篇亦威儀也大小儀文亦儀禮之餘也合補十七篇之緒餘至如冠昏燕射聘祭等義服問問傳三年問雜記祭法祭統等記本皆釋經之傳更不宜消在禮記之中故今附著於各篇之末焉篇次並如鄭本不問他篇但因朱子所分章次上下其文重加裁節古今先儒之論有裨於經者既所不遺至於一得之愚亦自附焉嗚呼編次之列章節之分諸說之詳歸一之約視前作頗似明備學者苟以身體而循習之豈不驗其信然乎

按汝成禮記注自序禮記者傳習先王所制禮儀與其義而記之也漢高堂生專禮經五傳而戴德戴聖以禮為儒林宗德傳記八十五篇今所謂大戴記是也聖傳記四十八篇今禮記是也古言禮者曰禮禮曰曲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世傳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為經此記四十九篇為傳豈不以為所記皆二經之餘緒也歟陸氏曰此記二經之遺缺故名禮記是也然二經詞旨遂與賴記以明謂之傳非過也但自漢以來傳習箋解又以三禮並稱故予今亦不

能變仍稱三禮云原記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學中庸以配論孟餘四十七篇內王制月令紀國家制度有裨周禮取附于周官之末凡二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有類儀禮取為逸經凡四篇又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並載大小儀文有裨儀禮取附儀禮之末凡十篇其冠義喪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本以義名為經之傳無疑也而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間傳喪大記雜記上下會子問祭法祭統或釋經之大意或撫經之未備並非記然記述者可倫應附在各經末簡以廣其義凡一十九篇以上通移收三十五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仍為禮記以其通論禮意於六官十七篇無所當也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以官著禮以禮定官儀禮者制吉凶軍賓嘉之禮惟此戴記發揮二禮之旨趣與其節目也記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傳習者尙知所重輕焉按宋儀望序萬曆甲戌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注三禮示之細覽連日然後知貢君子古人微言奧旨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曾臆如云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修二禮遺逸斯又其獨斷也自向歆父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立體要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多哉宣守南海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刊布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為序李黼二禮集解十二卷

按黼自序禮有三周禮儀禮禮記是也說者謂周禮儀禮並周公之所作而禮記漢儒之所輯也朱子嘗曰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是其義疏耳深恨當時廢經用傳著儀禮經傳通解惜乎未及筆削以詔萬世慨自三代之後遺秦滅學禮樂先壞其幸存者周官五篇儀禮十七篇而已可終廢哉方今聖天子在上大有作為於是二經獨致意焉將以頒諸學校而用之科目與禮記並行于世誠一代斯文之幸願是二經自鄭賈注疏之後皆為後儒所淆亂於周禮乃取五官以補冬官之缺而五官中又互有變更儀禮凡記文其附在後者取以足經不備之義今悉錯之於前及其所注皆襲鄭賈注疏之舊雖略有增損而無所發明惟吳興陳君復周禮集說泰溪楊信齋儀禮圖頗得其詳亦非成書黼自早歲竊有志於是而未有所得研精覃思竭平生之力粗知一二敢於是書重加訂正凡周禮五官之全文考工記之補亡儀禮十七篇與夫記者之先後次第一復注疏之舊合二禮為一總名之曰二禮而所集之解更考注疏及求先儒議論間有文義之未屬者竊以己意通之仍從周禮陳氏集說以官名各置本章之首儀禮楊氏圖以逐節各分逐章之後庶是經無淆亂之病學者無難讀之患將欲獻之於上以副聖朝制作之意第草茅賤士不足以究其業尚當取正於有道使一字一句一條一節皆至當歸一大闡聖經精微之蘊無愧於諸儒五經之解而後可也袁仁三禮穴法 卷

按仁自序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周禮聖人見諸行事之書也古聖人所以叙彝倫範民物者所存惟此耳予謂乾坤既列禮制斯行聖人因民之蚩蚩而列爲章服物采以教之其儀章可陳也其制度可測也其精神統會若藏之有穴者則不盡於是也懸崖峻嶺千里獻奇而其穴乃在一席之地前不可後不可左不可右不可深不可淺不可一得其中正而千里氣脈畢羅括無遺矣是禮也經於五倫散於萬物極之三千三百之繁豈無要會哉竊謂三禮之穴總在一中中者何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聖人因喜而爲吉禮因怒而爲軍禮因哀而爲喪禮因樂而爲賓嘉之禮然皆未也非所謂未發也識情未動廓然太虛斯爲未發之中故不著喜怒哀樂之情然後可以行吉凶軍賓嘉之禮予彙三禮爲一帙隨文演義頗涉支離而總之以中爲本領世之人忘禮之所自起徒見先王所制之迹遂執章服物采目之爲禮既已大謬矣沿習既久典禮盡湮舉章服物采之粗迹亦顛倒泯滅不可復識則三經所存者乃空谷足音可喜不可厭也雖隨文演義亦烏可以支離少之

李經綸三禮類編三十卷

按經綸自述禮經類編首大學次曲禮次儀禮次周官次通傳後中庸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外記一卷

鄧元錫三禮編釋二十六卷

按元錫自序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名余聞之李大經云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

王以訓齊天下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爲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饋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禮又爲朝覲問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是儀法之大者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建冢宰以儀王建司徒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蓋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彝以興王治者也韓起適魯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以聖人之道盡於禮也戰國諸侯惡其害己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實始傳儀禮僅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大夫而上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問于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觀止觀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類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官守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予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今古異宜難施行者爲下篇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錯見他說中者摭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十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經仍五篇考工記類附於後自爲篇匪曰詮訂庸便誦服云柯尚遷三禮全經釋原 卷

按尚遷自序三代聖人其所施憲度皆可制爲經常之典今考其爲治之迹垂于後世者其書曰周禮曰儀禮曰曲禮皆周公所筆削兼三王之舊章而立教者也周禮彌綸綸天地之道裁制萬物之宜以經理天下儀禮制節人道之大使得其序曲禮于彝倫日用之常立其當然之則使人循行而不可須臾失焉斯三者皆于物我同體之中辨其異以合于同制其遠以達于順則文武雖亡而道存矣此周公之心也至宋邵子以易詩書春秋各得四時之府而禮樂則以配陰陽而升降汚隆于四府之間是三禮非四經比也四經明其理三禮行其事然四經明理之書解義或偏未即害事三禮致用之本瞻見穿鑿施之政治必致破壞天下流毒生民豈不尤難于四經也乎愚生也後不獲大儒面命居僻海隅考究乏籍但以世所通傳者誦習時有新得掩卷而嘆以正經不亡但爲儒者紛亂遂慨然有復全經之志乃於周禮則削去移官之論以遂人爲冬官經以証經而六典復悟鄉遂之職無府史胥徒爲在民舉教之官而鄉舉里選之法定授民以十二職取以三征而賦斂明井田只定一夫之界萊易數牧有制而土地均表司徒司空必以親民而民物得所以春官世婦掌女官於男爵爲六官傳母與內宰掌奄人內外通令而萬世無奄人女寵之禍表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賦祿有等而官制明明簡稽之制有三番挑選之精而軍政舉五刑爲墨劓官刑大辟唐虞三代不可廢而世道清明發大司樂三官之制推明六代之樂辨天地各有分合祀之禮則禮樂興而神祇得所斯皆周禮大

綱可復二代之舊者也儀禮則依朱子家鄉邦國王

朝四綱以士之冠昏喪祭為家禮相見鄉射為鄉禮朝覲聘享燕食大射為邦國禮而古經十七篇已備猶缺王朝之禮乃以宗伯五禮為綱取諸官聯職行五禮之事者定其大綱附以記傳補吉凶軍賓嘉之禮則太史大祭祀朝覲會同執書讀禮協事之經雖亡可知其概矣於載記中表曲禮為正經而內則少儀皆統於曲禮玉藻文王世子乃曲禮之文散逸者衆而為篇漢儒取首句為之名此五篇乃遺經之幸存者乃以曲禮為綱標以篇目分其經傳而類次之則三千之條可稽要皆彝倫日用執行天則者也又補學禮宗禮于末則曲禮為經亦全矣全經既備其有古人傳述以翊經文之不及者則謂之記後賢發明其理者則謂之傳儀禮曲禮傳記必隨經文之後義相聯也周禮則純備古經法不雜也取禮記中王制月令明堂位內則內珍饌記外取逸司馬法考工記為周禮內記取仲尼燕居哀公問孔子閒居禮運禮器樂記為儀禮通傳取表記坊記緇衣儒行為曲禮通傳自此之外戴記所存盡附儀禮從朱子之意也經傳既定不揆愚陋釋之原之釋則博采先儒以參鄙見周禮幽微廣遠聖人精意所在則章為之原焉儀禮文辭高遠執禮協事之書則分章附記注釋之外錄甘泉湛子之測不別作原曲禮言近指遠則考古注而詳釋之其有一得要義所在或按或原以別之忘寢忘食始三十載而後先王制禮聖人垂訓之意復明於天下晚歲留滯南都文獻所萃乃以舊業重新釐正刪繁剔繆繕寫成書藏之名山以俟後

之君子

陳普禮編 卷

按普自序自五霸以來至今天下豈無小康之時至於人倫盡廢綱紀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之餘東西兩漢知力把持之末魏晉齊梁老佛之餘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妾子之婦強藩孽豎恣睢愚陵之極宋王安石廢罷儀禮毀短春秋之後生人之禮皆蚩尤以來所未有者蓋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有有扈有窮桀受之惡甘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有千里流血空谷無人百年荒草若夫七雄劉項之兵赤眉黃巾黃巢武氏祿山五閭女真之毒則以億兆為草菅連數千里朱殷數百年為狐兔之墟蓋民不見禮樂不明於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無事則苟以相與有亂則起而相食而復加以農田不井國土無制有生之類無安土之心而衣冠指紳之士無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之謀其未勢之所趨固宜然也桓桓晦翁崛起南夏首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經諸儒傳記脉尋彙別畝濬川疏志欲開來世之太平決千載之積否天不憚遺未就而歿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久在師門熟聞講貫繼志喪祭二篇天叙天秩經曲略備而王安石之烈未熄科舉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其書為意者曲臺已隔古今鹿洞復就蕪沒可為天地人倫之嘆夫秉彝之文歷劫不滅而品裁萬物扶植綱常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失方斷石湘山薛文不倦購訪而周公遺典尚存有緒又賴先覺開端發明忍復委之榛莽不問普深山在簡不學寡聞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淪于

時俗科舉之習三四十始脫時文而患難屢頻東

西奔走頗聞熊去非自少用心禮樂而貧賤賤武合井良艱丁酉歲受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于山中書冊填坐屢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欲求輔于朋友備書冊闢室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書修補以示方來而未就也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黃楊之藩輒用去非成規更為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十七篇注疏及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二禮及圖備去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為比類仍合三君子凡所經歷博採經傳史籍開元天寶政和通典會要律令諸書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器具列大經小紀溯源循流斟酌古要之不學於性命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肯夫子春秋之旨不孤晦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躋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瘼痞定為天地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為者用之於身行之於家不得為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其餘力凡有名數備制度分事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井田兵制等事各加研數務盡見其本末亦各草為一書以待賓興豈不愈於掇浮詞吟空詩作燕語散其賦予之厚於有損無益之薄物絕學之繼庶其在此當仁則為無所辭避致思以起之不倦以終之如其有成當復陰相亦不虛生世間矣

吳嶽禮考一卷

按洪朝選序少宰望湖吳公示余以手編吉凶禮凡五曰士相見禮曰士冠昏喪祭禮引儀禮禮記經文於前附己意訓釋於後合而名之曰禮考蓋禮之文